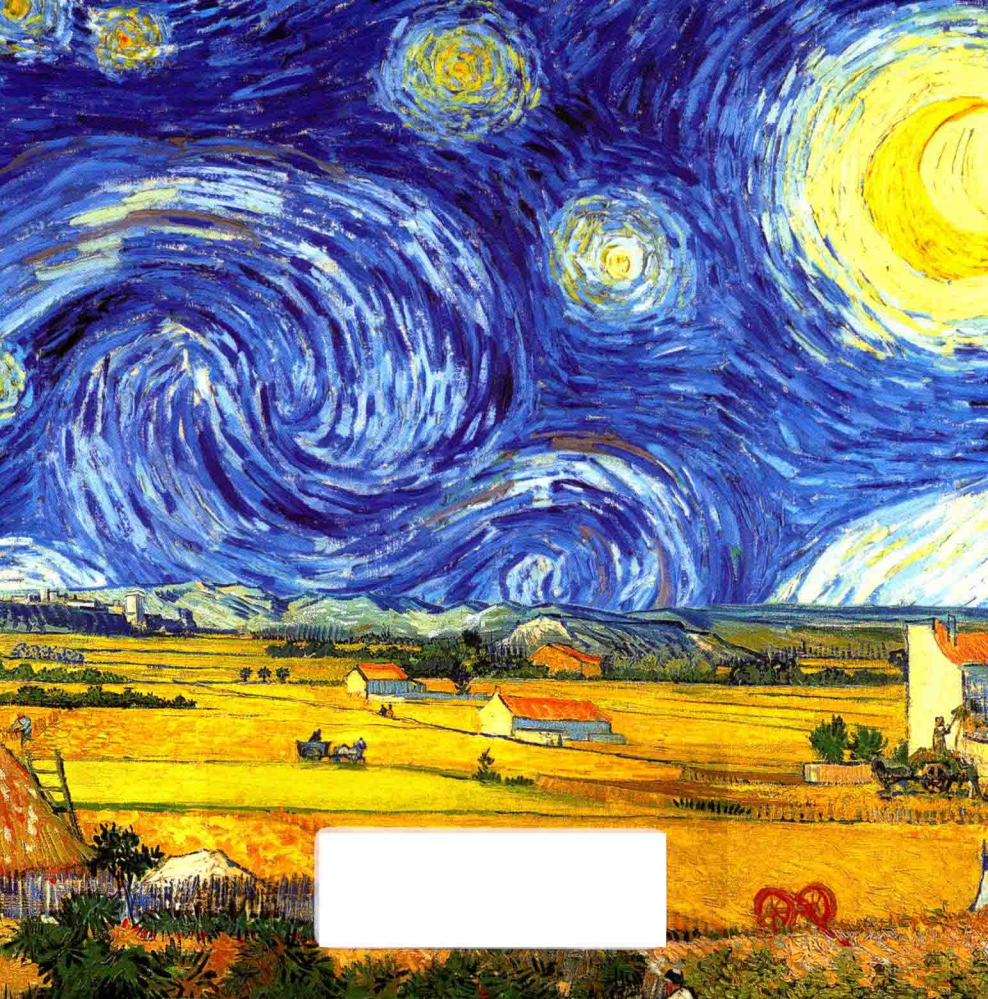




starry · field · *Iris laevigata*

星空·原野·燕子花

奚 晗 著

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

星空·原野·燕子花

奚哈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星空·原野·燕子花 / 亓晗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6. 12

ISBN 978-7-5360-8270-0

I. ①星… II. ①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8751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王 凯 庞 博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李玉玺

书 名	星空·原野·燕子花 XING KONG YUAN YE YAN ZI HUA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11.25 1 插页
字 数	200,000 字
版 次	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- 第一章 引子 / 1
- 第二章 等待开启的寓言 / 5
- 第三章 1970年的独白 / 13
- 第四章 让我们永远相亲相爱 / 65
- 第五章 在深圳之一 / 104
- 第六章 1971年的爱情 / 112
- 第七章 知青点改学校了 / 157
- 第八章 重生 / 166
- 第九章 他们走了 / 197
- 第十章 在深圳之二 / 227
- 第十一章 愿不愿意和我结婚 / 232
- 第十二章 物是人非 / 240
- 第十三章 谁是孩子的父亲 / 261
- 第十四章 高考 / 297
- 第十五章 道德课 / 315

第十六章 灵魂课 / 329

第十七章 再回首 / 337

第十八章 平原上的花开了 / 343

第十九章 尾声 / 352

1970年的那个夏天，已经成为我这一生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。也许到我死的那一天，还会追忆起这样一段过去。有时候，我走在南方繁华的都市霓虹中，眼前就会清楚地浮现出那夜的星光，而眼前平缓的马路也仿佛突然失去了脚感，让我也体味不到那泥土小路的弹性。那样的土路的确是有弹性的，尤其在下雪的日子，它总是托起我有些笨重的身体，看到它远处的崎岖与迤邐。

时光荏苒，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。而今，我就像一头走在夕阳下的暮牛，晚霞的金光洒在路的前方，一切看起来都显得那么辉煌而灿烂，可越灿烂的晚霞，它的燃烧就越凄艳，因为暮色总要在它最美丽的时候降临。

人这一生中免不了要回忆自己的过去。但是，回忆只会让人产生一种虚无感。为了摆脱这种虚无感，我企图寻找一种永恒。只是我无论怎样努力，都只能获得某个瞬间。尽管我在这个世间已经活了六十多年，六十多年，对于一个生命个体

而言，不能算一个瞬间，可我却无法抵挡这样绝望的念头——与其说这是一种人生的虚无感，还不如说是我对自己的一种否定。法布尔说，蝉的生命只有一个夏天，可它的一生都没有停止过歌唱。这句话总是让我泪流满面，因为我从蝉的歌唱中看到了一种永恒。

在渺远的时间面前，人的生命只是一个看不见的点，或者说一个黑洞。我曾经努力地洞开自己，企图让那远处的光来照亮自己，让我看到生命的某种边界，以确定我的一生不是一个看不见的点。可无论我怎样努力地想留住一切，回望一切，其实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点。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，也许再没有什么比这个点更真实。我们站在这个点上回望身后的一切，发现我们所走过的路，不过是一个没有规律可循的曲面。

有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真的老了。我每天在财富里挣扎，为不断增添新的财富耗神，为保住已经拥有的财富耗神。多少年来，我听着各种各样的恭维，在记不清次数的谈判中，揣摩着各种各样的诡秘动机，心怀叵测，或沾沾自喜。但更多的是厌恶——这让我不时地想起萨特的那部存在主义代表作。有时候，我怀疑自己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，世界是如此荒谬，而我从内心里对它感到厌恶。为了对抗这种情绪，我不得不选择用更多的事来填充我的时间。没有人知道，时间有时对我其实是一种负累。人们怎么能相信，一个钱多得花不完的“富翁”会觉得时间是一种痛苦呢？

每天，我都害怕从梦里醒来。每一个新日子的来临，都让我感到岁月的可怕、残酷与沧桑。其实，我更害怕自己醒不来——往往是在时针与分针成为一条直线，并与地面垂直的那

一刻，我就会准时醒来：时针向下，分针向上。无论我前一天夜晚睡得有多么晚，即使因为应酬到凌晨3点，那样的时刻也会准时唤醒我的身体。时针向下，分针向上，时针与分针成为一条直线，并与地面垂直。就像在我的体内装了一个永远不需要上发条的闹钟。

为了忘记这种对时间的感觉，我不得不在生意场上征来战去，把自己变成金钱的奴隶。没有钱的人，总想拥有更多的钱，有了更多的钱后，就想拥有花不完的钱。可当一个人赚的钱已经花不完时，他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去赚钱呢？人们总是把这归结为贪欲。他们不知道，这其实是富人们战胜时间的一种方式。穷人们总以为富人生性就是贪婪的，其实，赚钱只是他们的一种习惯。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财富对人更具有控制性，它把人变为习惯的奴隶。

被财富控制的感觉并不好。虽然有钱人每天都过着被人钦羡的生活，但我知道，别人钦羡我，其实是因为仰视我的财富（当然不排除对我的财富所怀有的尊敬）。和我谈生意，也是觊觎我的财富。反过来言，我就没有觊觎过别人的财富吗？这样的觊觎，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我目下生活的全部。我的亿万资产每天都处在这样的觊觎中，我也怀着同样的觊觎，盘算从别人那里获得财富。

有时候我想，人的变化真是太大了。我们这一代人，都经历过冲动、激情与盲从的一段过去，都历经了从理想主义到功利主义，从高举到下跪的一次生命蜕变。人们在梳理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变迁时，总爱拿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作为讲述的标本——“文革”、上山下乡、越战、改革开放、计划生育、从

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、下岗、失业……哪一样我们没赶上？

岁月最终将我们的心灵风化，只剩下冷漠与自我。今天的我们，已经无法握住自己昨天的手。我时常在内心里嘲讽我们：从高举到下跪，不过是一个动作的完成而已。一个动作的完成，真的那么轻松吗？

必须有一个以客观的叙述者的身份来讲述那段过去。他就是这部小说的叙述者重生，他是一个哑巴，不缺少听力，但不能用有声的语言来表达。换言之，他无须与这个世界对话，却知晓这个世界的所有秘密。重生是一个生活的奇迹，他与一般的聋哑者是如此迥然有异：哑而不聋。他具备与生俱来的听力，却始终用沉默回答着这个世界的一切，几近于上帝。重生的叙事将把读者引向每一段真实的过去——

一张满满青春热汗的少年的脸孔，在1970年夏天的阳光里浮动。少年的脸上露着闪亮的笑容，像阳光一样透明，少年的面孔不时隐没在涌动的人潮里。少年的名字叫张敬之。在涌动的人潮里闪动的，还有少女徐晓雯那张如花的脸，如

花的脸上透出一股寒梅般的冷艳。

在他们的身边和身后，还有另外一些少男少女的脸，与他俩一样，热汗涔涔，血色满面。

烈日燃起的高温，使汉口火车站就像一口沸腾的热锅。衣着灰暗的人们在沸腾的阳光中翻滚着，像饺子一样艰难地挣扎与沉浮。很显然，人人都在急着找一个阴凉的入口，以逃脱烈日的烹蒸与炙烤。

火车像一条黑蛇，在铮铮的铁轨上静卧。看上去它马上就要开动了，因为一节节黑乎乎的车厢入口处，检票员已开始检票。汗滴从人们的脸上砸下来，在水泥石板上腾起一阵无形的白烟。每一个入口处，都有成群的男女老少在奋力往车上挤。

“个婊子养的，天么样这热呢！”有人操着标准的汉腔骂。

挤上火车的人仿佛突然发现，车厢才是真正的蒸笼，于是又纷纷把头伸出车窗外，迎着白晃晃的阳光，像狗一样，张着嘴伸出舌头喘气。那一堆硕大的黑铁，早被毒热的阳光烤透了，像一只吐着热量的巨大烤箱。

“个婊子养的，火车么样还不开？人都快烤成红心苕了！狗日的快开呀——”刚挤上车的人骂得更火暴，嗓门也更大。

汉口的天空下，浮动着重蒙蒙的烟尘，常年的炼钢，使得城市周边的房子看上去也像蒙上了一层说不清颜色的灰颓。人们只要抬眼望一望，就会发现，翻飞在云天底下，烟尘们在亮得有些发白的阳光下，也显出了某种庄严与肃穆。

此时的张敬之，还是个刚满十七岁，目中无人，对自己的

前途与去向毫无所惧的少年。他的上唇上方略略有点发黑，已经长出一层淡淡的细茸毛，隆起的喉结顶着颈上的皮肤，在伸长的脖子上上下下蠕动着，已经显出一些男子汉的强悍。他张开有些廓大的嘴，哼唱起一首正在流行的革命歌曲，故意在人群中冲来撞去，趁机把几个同龄的小姑娘狠踩了几脚。听到姑娘们尖利的叫声，他没事儿一般把头扭向一边，忍不住咧着一张大嘴偷乐。

这一群聚在一起的少男少女，约有二十多人。他们都是武汉某重型工厂子弟学校的毕业生，年龄都在十六七岁。他们每人的胸前都别着一枚金灿灿的领袖像章，有人胸前还吊着一朵没来得及摘去的大红花，那花儿大得夸张，也红得出格，在人群拥挤下显得命悬一线，摇摇欲坠。一色的绿军装和黄军裤都是崭新的，绿得有些抢眼，是他们父母的单位统一赠送的，作为他们下乡的礼物。他们刚刚参加完了父母单位的欢送会，随身的行李里，还附带着厂里送给他们的其他礼品：一个布绳网兜里装着一套毛选，一个印着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字样的搪瓷缸子和一个搪瓷脸盆。临行前，厂里的团委书记特意给他们每人佩戴了一枚崭新的团徽。这意味着他们从此将是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。前来送行的父母们，被他们果断地阻隔在了后面。

二十多个人在欢快的笑声中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厂里送行的大解放。大解放驶过汉口宽阔的解放大道，一直把他们送往热气腾腾的火车站。六月的阳光，像鞭子一样打在他们年轻的脊背上，弹起层层晶莹的汗珠。汗珠们在他们的绿军装里汇聚，无声地淌进他们扎紧的裤腰里。

列车启动前，他们呼前拥后，登上其中的一节车厢。火车盛满了人，把一条黑乎乎的长身子蛇一样甩开去，使它看起来就像一条装满食物吐着热气的巨蟒。一群年轻人坐在巨蟒的腹腔里，怀揣着激情想象着那个他们将要插队的地方。

他们将要抵达的目的地是江汉平原著名的鱼米之乡A县。

这年的上山下乡，已不再有两年前的辉煌盛况。与他们的哥哥姐姐们离去时已不能比。此刻，他们和这个城市的告别仪式显得有些平淡，没有夹道欢送的队伍和人群，也没有喧闹的锣鼓与舞动的鲜花。相反，那些为他们送行的目光里还有些许无奈与同情。这让他们的内心也有些失落和惆怅。

汉口的日光，无情地倾泻在人们脸上、身上，就像要揭去人身上的一张热皮。张敬之坐在同伴们中间，目光落在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上，心情突然变得有些复杂。他们的行李大同小异：一只崭新的铁皮桶、一只绿帆布旅行袋、一床旧棉絮。只有徐晓雯带的是一床旧军毯。杨柳的网兜里另外装着几本书。从露出的书脊上可以看出来，它们是高尔基的《在人间》、《星火燎原》和金敬迈的《欧阳海之歌》。这使他的行李看起来比别人的要笨重一些。

在炎热与人们的谩骂声中，火车终于驶出了汉口火车站。夏日的热风从敞开的窗子里扑进来，让如坐针毡的人们总算感到了些许快意和舒爽。一路上，群情激昂的少年们神侃着，操的是标准的武汉腔。这种在全省范围内独一无二的腔调，配合着他们年轻生动的面孔，无不彰显出一种特别的优越感与狂妄自大。

只有徐晓雯显得格外的安静。她五官生得十分精致，脸

色略显苍白，眼神看起来有些虚幻和淡漠，这种表情与她的年龄和所处的时代显得有点格格不入。她很少说话，始终陷在自己的沉默里。只有在同学们叫到她的名字时，她才如梦初醒，笑一笑，算是作答。偶尔开口，却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，准确地说是京腔。她不是武汉人，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女孩。去年的某一天，她的户口突然被在武汉军区某部当团长的舅舅弄到了武汉，落户在其妻所在的工厂，徐晓雯因此成了这群学生中的一员。其时，一个突然转入异地生活的人，背后一般总有着复杂的背景与故事，而当事人对自己的经历也往往守口如瓶。因此，在这群同伴中，没有人知道徐晓雯真正的身世与经历。

这群少男少女中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女生。她叫林红缨，是一个长相十分标致的女孩，白里透红的脸，黑得透亮的大眼睛，五官端正秀丽，个子十分高挑，大嗓门，直性子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武汉姑娘。她的眼神一直追踪着她的同班同学张敬之，眼神里透着崇拜与好感。后者一直在高谈阔论，喷发的口水沫，宛如蒸发的兴奋剂，伴着热乎乎的男性气息，一点点地渗进林红缨的军装里。女孩的前胸不时地起伏着，悄悄涌起一股谁也不知道的热潮，就像刚刚破土的禾苗吸纳了一场春雨，感到了某种茁壮成长的需要。

火车吐着黑烟，在烈日下奋勇前行。一路上，由北向南，由西向东。经过几个小时颠簸，他们在一个叫钟祥的地方下了车。然后转乘一辆汽车，继续向东南方向行进。日落时分，他们终于到达了A县的清水河公社。

他们是众多下乡知青中难得的一批幸运儿——省内插队，且是被称为鱼米之乡的A县。这得益于他们父母单位暗地里的照

顾。

晚餐是雪白的大米饭，几条斤余重的清蒸大湖鲫。湖鲫的味道甘甜与鲜嫩，给他们留下了一生最难忘的记忆。这一夜的星光和星光下的平原，也同样让他们刻骨铭心。在当地的知青接待处狠狠地领略了一番鱼米之乡的美妙后，他们就被分成了两组，安排到清水河公社的两处知青点：红旗知青点和星光知青点。

那晚，在选择去处时，张敬之情不自禁地抬头看了看天空。满天的星星是那样稠密，灿烂的星光从幽蓝的天幕上投射下来，仿佛一个没有开启的寓言。他未经思索就选择了星光知青点。

做出决定后的张敬之，在星光下扫了一眼同伴们，用习惯性的领袖口吻道：“我们班的同学都随我去星光知青点。当然，如果有不愿意的，也不勉强。”说完，他看了看同班同学杨柳。

杨柳没有说话，但还是站进了同班同学的队伍中。报名去星光知青点的一共有十二人，基本上都是张敬之一个班的同学。当晚，在当地的一位姓罗的公社干部的带领下，他们前往星光知青点报到。

夜幕下的平原显出了它特有的神秘。凹凸不平的泥土路狡黠地隐伏在一片片棉花地、麦地与黝黑的稻田中。他们迎着热烘烘的夜风，踩着满地的星光与泥尘，行走一条曲折的土路上。星光下，土路两旁不时冒出一两个大小不一的湖泊，仿佛平原突然睁开了一只明亮的夜眼，有些鬼魅地觊觎着路人的身影。那一刻，杨柳的心不禁微微有些颤抖，莫名其妙地觉得自

己的选择有些仓促和错误。

徐晓雯悄悄地打量着夜幕下的平原。在她的眼里，夜幕下的湖面美得就像块墨玉，水面上那田田的莲叶们，恍如无数只向上托举的手掌，温柔地向行人打着招呼。即使隔着淡淡的夜色，也能从星光下看出那成片的莲叶的轮廓。离路近些的地方，甚至能看到零星伸展的几朵白莲，静静地在夜色里绽放。一切都显得那样安谧、宁静、与世无争。蚩蚩和青蛙们在田野里放肆地歌唱和吟咏，似乎有说不完的心事。徐晓雯内心里暗暗生出一些惊奇与欣喜。

马车驮着他们的行李，在前面开路，车把手上挂着一盏昏暗的马灯，模糊的玻璃灯罩里散发出昏黄而微弱的光线。赶马车的是公社搬运站的职工，他是一个寡言的中年人，脸上的表情像石头一样粗粝，也像石头一样沉默。与主人截然相反的是那匹马，它一路上兴奋地打着响鼻，在土路上不停地打蹄。出发前，它刚吃饱了草料，颇有些神气活现，时不时发出几声趾高气扬的嘶鸣，和着几个闷屁，打出一串响蹄，一路撒下几泡欢腾淋漓的热尿和几坨热屎。

一小时后，他们到了星光知青点。老远，他们就听见了大队广播中传来的声音：“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来，加入我们农村广大的革命队伍中！目前，面对革命的抗洪抢险，我们要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夺取胜利……”

星光下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站在大队部的路口迎接他们。他是星光大队的巫国喜书记。巫书记长得又黑又瘦，黑夜里还戴着一顶看不出颜色的破草帽，他一只手里提着一盏马灯，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根半尺长的铜烟杆，不时把烟嘴叼进嘴

里，叭嗒叭嗒地抽上几口。巫书记身后还站着一群人，他们是当地赶来欢迎的群众。见到他们，人群中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。

罗主任指着他们向巫书记做了介绍。然后说：“老巫，我给你把人送来了，挑堤的任务要是完不成，小心县里王主任提你的脑壳！你们大队水田最多，是粮食高产区，也是我们公社的排头兵，挑堤和双抢要两不误啊！”

巫书记的脸隐在幽暗的夜色里，看不出脸上的表情。马车上的行李被搬下来。罗主任转身，身子一跃，上了那辆空马车。车夫举起手，向夜空中甩开鞭子，鞭子抽起一股凉风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落在结实的马背上。马车在夜色中远去。

“伢儿们哪，先对不住你们了，明天就得上堤。”巫书记的声音有一点嘶哑，隐含着一种愧疚与不安。那会儿，他们并没有捕捉出其中的准确情绪。他们不知道“上堤”两个字意味着什么，插队的新奇与激情还在他们的心里浮动。

他们半是兴奋半是疲惫地度过了在乡下的第一个夜晚。